



# 牛头告状

尉致中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72117.8

書号: 0549

牛头告狀

---

著 者: 尉 致  
插 画 者: 郭 振 毓 繼  
出 版 者: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 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 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  
印 刷 者: 外 文 印 刷 廠  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号)  
發 行 者: 新 華 書 店

---

開本: 787×1092 1/36

字數: 7千字

印張: 5/9

定價: (4) 七分

印數: 1—27,000

1955年11月第一版

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I 247.8  
289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書的故事是這樣：一個反動地主偽裝積極，混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裏，用極其詭秘的方法，破壞水渠，害死兩頭耕牛，以此挑撥幹部和羣衆、這個社和那個社之間的關係，企圖製造混亂，把農業生產合作社搞垮。後來，羣衆警惕性提高了，發現了一點可疑的線索就跟踪追查，終於破獲了這一件無頭公案，把這個反革命分子捉了起來。

老鸛崖底下有兩個相連的小村莊，靠東的是桃木莊，莊上有個農業社叫金星農業社；靠西的是榆樹莊，這莊上也有個農業社叫紅光農業社。兩個農業社的土地多是地頭相參，澆地也是在一條渠上。在兩個村莊最北面，挨渠道的那裏有一排子菜園地，這是金星農業社的菜地，紅光農業社的豐產地也跟這菜地挨着。

秋收後，紅光農業社的社員們，一早就把糞土運到地頭，把地犁好、耙平，準備“白露”節播種小麥。不想金星農業社有個喚柳子同的卻操下壞心，要破壞這個計劃。

說起這個人來，他是個地主成份。解放前在胡宗南匪部做過軍官，解放後在陝西華陰縣躲藏了一個時期，眼看無法隱藏，才又跑了回來。回到家中一看大權都掌握在羣衆手

中，羣衆說怎樣就要怎樣，倘若不向羣衆低頭，還像過去那樣欺侮人剝削人，就得吃苦頭。所以這個傢伙便假裝得十分本分，隱瞞了做匪軍軍官的事，說是在外邊幹小買賣賠了本，這次回來，決心參加農業生產。原來，他打算一方面參加勞動，藉以維持全家人的生活，還可以改變成份；另一方面想辦法在村上拉攏一部份羣衆，等異日熬出頭來，再作道理。因之對村上各項工作總愛出頭露面。去年村上辦起了金星農業社，正缺一個會計，有幾個人提出讓柳子同擔任，大部份的人不同意，社長陰生祿以為如今是人民的世界，蔣閻匪幫擁有軍火武器，還成不了什麼氣候，柳子同這個無名小卒，他還敢怎麼樣呢？就這樣馬虎虎收進了農業社。

柳子同一擔任上會計，精神比過去顯得格外有勁，眼睛轉動的也快啦，話套子也變得多啦，見了人又是拍你的肩膀，又是拉你的手兒，不知跟你有多少熱火氣。真的是那裏有活

兒那裏幹，別人看不見的活兒，他能看見；別人受不了的苦，他也要裝裝樣子。特別是整天的撥弄賬本，好像很負責任，就這樣在社務幹部和社員中，麻痹了不少人。

單說這兩天，農業社的社員，熱火朝天的挑戰、應戰，要打好明年小麥豐產基礎。柳子同卻扒在桌子上暗想：你們把我的土地分上、房子住上，搞什麼小麥豐產？以後還要用什麼拖拉機、康拜因……你們就別夢想！以前你們要了我的心肝，現在俺就要你們的五臟！反正我的生活不能好過，你們也不能過得平安。前思後想，想了兩條鬼計。主意打定就在交“白露”節第二天黑夜，約摸人們都已熟睡了的時候，他把鑊頭拿在手中，聽了聽莊上沒有什麼動靜，便鬼頭鬼腦的走到渠堰上，把閘門全部放開，隨着把金星農業社菜園地的渠口搗開，又把挨紅光農業社那邊壠子搗了幾個大豁口。直到聽見渠裏的水“浩浩”的流下來，眼看着流滿了菜園地，又看着遍地朝下邊紅

光農業社地裏“嘩啦”“嘩啦”的坍塌起來，才朝回走。

第二天，天剛麻麻亮，紅光農業社的社員來種麥子，老遠就聽見對面地裏的流水聲，大家很奇怪。當時天還沒有大明，也看不清是怎麼回事兒，剛走到地頭，走在前頭的棗紅驃子，早已陷進稀泥裏，仔細看看，渠堰和地壟坍的就跟城牆上的豁口一般，一個豁子緊挨着一個豁子。社員看罷這情形都氣呆啦。生產隊長吩咐了幾個人，趕快到渠口把閘門閉好。其餘的人到別處去種。

中午收工以後，社員們都嚷開了。

這個說：“看樣子是金星農業社的錯誤，他們灌過菜園不閉閘門，把咱們的地冲啦。”另外一個接上說：“我認為是他們有意搞的。因為咱們連年豐收，他們覺着不光榮。這樣一弄，害的咱們不能按時下種，明年好讓他們奪豐產旗子。”這樣一說，社員都嚷開啦：“要是這樣子，決不能跟他們完事。”年老的社員

怕弄下亂子，忙說道：“這個可不是冒失的，依你們這樣說來，都是猜疑，但沒有人證物證，人家要承認還好說，人家不承認，再要說是咱們誣賴人家，將怎樣下場呢？”青年一聽不服氣地道：“你說的倒奇怪，那麼閘門它會自己開了不成？”另一個接上說：“就是哇，難道咱們社員還去開它不成！”有的婦女在外面拾了句謠言擠進來說：“按人家柳子同剛才說的那意思，人家不找咱們的麻煩就好，人家說是他們菜園地裏有好多肥田粉都沖到咱們地裏來啦。”另一個閨女也插嘴說：“人家柳子同在我奶奶跟前說是他們社長說的‘灌就灌啦，那不是有意灌的，量他農業社不敢怎麼樣’。”社員一聽這話，毛火兒都點起來啦，“唔，這還了得，真是村莊大、人多，就要仗勢欺人！”“把錯誤當理由這還行嗎？把這季莊稼潑上，跟他打官司！”“對，跟他打官司，一定要叫他賠償。真瞎眼！”社員不約而同的怒道：“打官司！”“打官司！”社長孫立雄皺了皺眉頭，攤開兩手

讓社員靜下來：“別着急，大家好好的考慮考慮，如今正是農忙季節，我的意見，咱們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，這兒不能種，撿能下種的去種它。等播種完了再說。咱們不能為了這事，耽誤了生產。有些社員在外面聽了些謠言，說是柳子同如何說，社長如何說，是不是有些壞人從中搗亂，或者是趁機會來回挑撥呢？這就需要咱們好好的考慮考慮。咱們以後對這些問題必須注意，不要瞎聽，也不要瞎說。因為一不小心，事情就會弄糟！農業社跟農業社就會對立起來。這樣，就會惹得外人笑話咱們。而且有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，正想要咱們的好看。咱們就不能給他留下空子，一定要警惕起來。”

當天，做什麼還是做什麼，把這事攔起，暫且不理。

就在這天太陽落西的時候，金星農業社的社員老張，趕着兩頭大犍牛還有一頭驢，種完了麥子朝回走。走到紅光農業社的首宿地

邊，牲口忽然站住了，伸過頭去就吃。老張慌忙抽出鞭子就打，打走了這頭，那頭又站住了。這時紅光農業社社員于二子在對面種麥子，看見這情況，在柳樹上折了胳膊粗的一根棒子，不分白黑跑過來就打就攆，三頭牲口才騰起了蹄子走開。

柳子同夜兒把紅光農業社的地灌過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急得馬上想不出辦法施行他的第二條詭計。忽然聽說于二子把犍牛打得很厲害，心想：“這就是好機會！”等到二更多天，走到後窖去，“叮哩噹啞”的找了幾個釘子，揣了把斧頭和一瓶藥粉，探着頭走出院子，直朝馬棚走去。到了馬棚院，隔着窗子看見飼養員郭金丁正伏在桌子上打盹。他就急忙把藥粉洒到大犍牛槽內。洒完粉後，他回到飼養員房間，假裝做好人說道：“于二子把犍牛打得不輕啊！”郭金丁翻了個身又睡了。柳子同又說：“真可惡極了！”飼養員“嚙嚙”地打起鼾

聲來。柳子同用手在郭金丁頭上撥了幾下，見郭金丁一動也不動，忙悄悄地走進牛棚。見牛已中毒，倒在地上，連忙抽出釘子，對準牛



的耳心，幾斧子砸進去。又怕露出馬腳，便用木樅在釘蓋蓋上，朝裏透了透，最後又走到驢跟前，（驢是柳子同進社帶的）把腿彎上來，小心翼翼的釘了個釘子。返回郭金丁房子裏，郭金丁還在睡覺，柳子同趕快就走。

飼養員睡了一覺起來，已快天明。給牲口添草去，忽然發現兩條犍牛臥在圈裏，一動也不動。喊了幾聲不動，用拌牛圪杈打了幾下，還是不動。忙回去點上燈籠一看，八個蹄子都放展啦，摸了摸渾身上下，冰涼。扭過頭去一看驢槽，驢也臥倒了。呆呆地不如往日踢踢跳跳的有精神。飼養員看罷，就忙去叫正副社長。霎時驚動了許多社員。柳子同沒去喚他，也拖着鞋來啦，他還沒走到跟前就沒頭沒腦地說道：“嘿，沒有問題，肯定是于二子打壞的。他們農業社因為灌了地的事兒，以為是咱們有意灌的。因此，對咱們不滿意，調唆于二子打咱們的大犍牛。哼！把孫立雄叫來，叫他說。”回頭又對陰生祿諷刺地說：“社長，

你不看麼，老好人裝不得了。事情憋到如今敢跟他講道理嗎！”柳子同這一句話把陰生祿激發起來，陰生祿二話沒說，折轉過身子就去找孫立雄。

孫立雄正扛上耬要去下種，見陰生祿迎面走來，滿臉怒氣，一撮鬍子直朝上翻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忙說：“我想抽個空子找你去談談，不想你來啦。”說着把耬卸下肩來放在地上接着說：“我認為灌地的事，不管它是有意或沒意問題不大。但從兩方面的社員反映上來說，恐怕有些人從中搗亂，說不定就有些壞分子在破壞，我的意見咱們要好好考慮考慮這個問題！”陰生祿忽然把身形一擰，急急的轉了半個圈子，歪着脖子，從鼻孔裏“哼”了一聲說道：“你還裝什麼好人呢？難道于二子替你社裏出了氣，報了仇，能不告訴你嗎？”孫立雄莫名其妙地道：“老實說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你告訴我好嗎？”陰生祿比手畫腳地說：“昨天，我社的大犍牛，吃了你們幾口苜蓿，被

于二子用胳膊粗的條棒，把犍牛死命地打了幾頓，回到家中不一會兒就死去。我們全體社員不讓這回事，定要你馬上過去講講道理。”孫立雄一聽這話，把腰帶朝裏一緊，隨着陰生祿就走。來到桃木莊，剛進了牛棚院子，好多社員都露出仇視他的樣子說：“有意見可以提，不該下這種毒手！”有的說：“給我們賠犍牛吧，要照式照樣的。”柳子同扳起硬梆梆的腿來，摸着牛的肚子，又拉出他的跛子驢來，給孫立雄看，然後又輕薄地笑着說：“這都是于二子的成績！”陰生祿問孫立雄說：“老孫，怎麼辦呢？”孫立雄無可辯駁地說：“應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吧，總不能叫咱們社員吃虧。不過我的意見，最好請獸醫站檢查檢查，這樣我回到農業社裏也好交代，不然那邊也會有其他的意見。”柳子同插嘴道：“哎喲！有事實擺在面前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敢說于二子他沒打嗎？”陰生祿說：“還是依照老孫說的那話，檢查檢查。”

沒有吃一頓飯的時辰，蘇家堡獸醫站的龔醫生來了，還沒走到牛棚跟前，柳子同慌忙插嘴說道：“不用檢查也是打死的。”說着笑着給龔醫生抽了枝煙捲兒，隨着又給擦了根火柴，燃着煙頭。龔醫生抽着煙，前後看了一遍，說是：血脈不發青，絕對不是毒死的。孫立雄忽然發現牛的耳朵中有流出血的印子，忙問龔醫生是怎回事？龔醫生還沒及細看，柳子同又插嘴說道：“那是太陽穴，最不能受刑，像那吃力的打法，還能不出血嗎？”龔醫生也隨上說：“恐怕就是打到這兒的。”

把牛尸驗過，鄉政府就把于二子送到縣上，又派柳子同到縣上彙報情況。柳子同心裏有鬼不願去，可是社員社幹都說他能言善辯，情況也了解的比較多。柳子同推辭不過，只好去。吃過飯，村上有幾個小伙子，提議要殺牛吃肉。鄉上請稅務所批准，當時就殺。殺罷牛，村莊上的人都是提上籃籃，你三斤肉、他二斤肉，霎時兩個牛都分完。剩下兩個

牛頭，由飼養員郭金丁拿回家裏去。

郭金丁回去，找了把斧子刀子到側面廳房剝頭皮，準備用斧子砍取裏邊的肉、腦子。剛把牛頭端起來，來回一看，發現牛的耳朵中有一小片鐵葉葉的東西在那裏，用手進去一摸，覺着是個鐵蓋蓋，拔了拔，拔不動，用鉗子一夾，拔出三寸多長的釘子，到另外那一個牛頭上一看，還是一樣。郭金丁暗想：問題就在這裏。又想：于二子他那裏有這機會釘呢？心裏一盤算，驀然想起這兩頭牛來，平時下地挺賣力氣，社裏的地大部份靠牠犁、耙，歇下來舔舔人的手，到了槽頭也是親熱的不知該怎麼看着你，如今却落到這步田地。想到這裏，郭金丁心裏不由的癱軟了。驀然又看見擺在面前的兩個牛頭，彷彿在看着他，眼睛上似乎蒙了一層薄紗，放出可憐的光來，奄奄一息的向他申訴。過了一會他又想：釘子不是于二子砸的，那麼是誰呢？他忽然想起昨天晚上打盹時，糊裏糊塗的是柳子同來過這裏，緊接

着想到柳子同的驢却只是跛了。暗想其中必有緣故，想着便走到驢跟前把腿扳上來，把蹄心裏泥土撥過，見是個小洋釘，用鉗子夾出，驢馬上就不跛了，他就慌忙把這情況告訴給了社長。

陰生祿聽罷郭金丁一席話，兩個便隨着到鄉政府，剛走到鄉長窗子下面，聽見孫立雄正跟鄉長在裏邊說話。孫立雄說：“我覺柳子同在言語行動上，跟平時大不相同。我想了想，犍牛和驢同樣挨打，但驢却不要緊，這是一宗事。再說澆地一事，裏邊也牽連着他。說起來有些話長。”鄉長說：“怎麼回事？”孫立雄又說：“我們莊上有個楊三丑，前天打城裏回來已是半夜多，在路上碰見柳子同拿的鑿頭，這是不是去那裏灌地呢？這需要大家調查調查，分析分析。而且灌了地的事，從兩個社社員的反映上來看，也多是柳子同從中挑撥，造謠生事。”鄉長說：“我也有這種感覺，咱們以後把他注意起來。”陰生祿聽着這些話，就